燕對錄

閣燕對錄序

弘治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朝食訖司禮監太監[illegible]

馳至閣亟呼曰

宣四先生叩其故曰不知臣溥臣健臣東陽臣遷亟具

衣冠至

文華殿叩頭畢

上曰近前於是直叩

御榻司禮監諸太監皆環跪於案側

上曰看文書諸太監取本付臣溥臣健又分置朱硯朱

筆并片紙數幅於臣東陽臣遷每一本

上曰與先生書對校臣溥等看畢相與議定批辭以次
陳奏得允乃錄於紙上以進
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皆應
手疾書
宸翰清逸畧無疑滯有山西巡撫官本
上顧曰此欲提問一副總兵該提否臣溥等對曰此事
輕副總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揮以下三人可也
上曰然邊情事重小官亦不可不提耳又禮部本擬一
是字
上曰天下事亦大還看本內事情若止批一是字恐有

遺失因取本閱之則曰是只須一是字足矣又二本

臣健奏曰此本事多臣等將下細看擬奏

上曰文書尚多都要一看下去也是閒就此商量豈不

好皆應曰諾

上指餘本謂左右曰此皆常行事不過該衙門知道耳

乃皆叩頭退

上顧左右曰與茶出

文華門尚膳監官捧茶以俟蕭太監喜曰茶已具矣蓋

特出意

召未有宿期也自天順至今四十年

先帝又
今上之初間嘗召内閣不過一二語是日經筵罷有此
召因得以窺
天資之明睿
廟筭之周詳
聖心之仁厚有不可測量者如此臣自是若将以爲常
故謹書之以識事始云
十三年六月
召至平臺
上出諸營提督官辭任本各議去留臣徤等請

上裁决

上取英國公張懋本令擬旨留之及保國公朱暉惠安伯張偉皆然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辭退

問曰如何臣健等皆應曰

聖覽極當皆擬上旨訖

上又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劉福如何蓋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臣東陽對曰譚祐在營管事似勝劉福

上意亦以爲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團營須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如何臣健等皆應曰溥在湖廣甚好臣東陽曰况新有貴州功

上曰然則令兼管神機營臣東陽曰譚祐掌神機營久
但係伯爵若與溥同營即當為副溥雖侯爵但新自
外入若令管五軍營名在張懋次而令張偉副祐似
於事體稍便
上從之即令撰手勅藁是日司禮惟諸太監在侍餘無
一人在左右者於是扶安李璋舉小紅卓具朱筆硯
臣東陽錄藁以進
上親書手勅成付司禮監官臣東陽復奏曰今邊方多
事
皇上留意武臣親賜黜陟臣等不勝瞻仰皆叩頭出時

已召兵部尚書馬文昇等候於左順門候勑出行之

十七年三月十六日

大行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喪

上御西角門朝退遣內官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

至門內扉遂闔

上帶翼善冠素服腰絰麻履御煖閣素幄起立牀前左

右皆屛不敢近臣健等叩頭畢致詞奉慰

上顧謂曰先生輩上來臣健等皆至幄內

上曰爲陵廟事與先生輩商量臣健等仰奏曰昨蒙遣

太監扶安諭示

孝莊睿皇后葬不合禮欲為釐正此盛德事臣等仰見

皇上聖孝高出前古不勝忻慕

上袖出

裕陵圖一紙指示陵門内有○隧道其一西行北轉而

、至者為

英宗皇堂壙其右墉而中有道可通往來其一東行北

轉而至者為

孝莊玄堂相去可數丈中隔下通因曰此大非禮臣泰

陽奏曰此事臣等初不知

上曰先生輩如何得知都是內官做的勾當只回內官

有幾箇識道理的昨見成化年彭時姚夔輩奏章先
朝大臣都忠厚為國如此臣健臣遷對曰
英宗皇帝嘗有遺命錢后與我合葬大學士李賢記在
閣下
上曰既有遺命當時奈何違之臣東陽對曰臣等聞當
時尚有別議故委曲至此恐非
先帝本意
上曰先帝亦甚不得已耳臣健等奏曰誠如
聖諭但今日斷自
聖衷勿憚改作則天下臣民無不痛快垂之史冊萬世

有光矣

上曰欽天監言恐動風水朕不以爲然臣遷對曰陰陽拘忌之說不足信

上曰朕已折之矣今日開壙合葬不爲動風水乎皇堂不通則天地否塞因以指畫紙曰若如此通通則風氣流行惡得言動惟一點誠心爲之料亦無害臣東陽贊曰

皇上一念孝誠可以格天吉無不利臣健等皆力贊曰

皇上所見高出尋常萬萬願勿復疑

上曰此事不難若附廟之禮尤所當講臣健等奏曰先

年奏議已定
慈懿太后居左今
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合祔
裕陵配享
英廟且引唐宋故事為證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
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祔者
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為非禮臣遷對曰彼三后一
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
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臣東陽對曰
皇上當以堯舜為法

上曰然宗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有毫髮僭差

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

情耳

錢太后乃

皇祖冊立正后我朝

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

雜亂無紀極耳且

奉先之祭先生輩尚不知

英宗皇祖止設一座每祭飯一分匙一張而已臣

倉卒不辯

上意但應曰唯唯退思之蓋止容二分而
孝莊尚未配食也
上又曰孝穆太后朕生身母上尊稱爲皇太后別祀發
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意欲奉
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
孝穆太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臣遷
等皆未敢應
聖意蓋謂
今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也臣東陽贊曰
皇上言及

孝穆太后尤見太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
上曰此事卻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
先帝之意又違群臣會議會議猶可柰
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
先帝固重而
祖宗之制爲尤重耳臣東陽對曰竊
聖見主張得定臣等無不奉行
上曰朕亦難於降旨先生輩是朕心腹大臣好爲處置
臣健等曰須下禮部令多官議之
上曰雖多官亦不敢主張仍須先生輩爲之耳臣健等

日容臣等計議上聞
上曰先生輩辛苦且回去辦事是日
上稱心腹者三呼先生者以十數臣健等感激稱謝皆
叩頭起
上前下枝階顧内官啓扉立送而出時
尊謚議已進奉
旨撰冊未上
几筵臣健等乃具題本稱當時
先帝遇天下難處之事群臣爲委曲將順之詞或者不
能無疑乞

勅禮部會集多官再加詳議次日朝退

上起立呼內閣臣健等至煖閣幄前立問曰先生輩昨日所進題令多官會議是幾箇衙門臣健等對曰那前日進謚議者臣東陽歷對曰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及詹事府翰林院言未畢

上遽曰有翰林院最好考據古今大典禮須用翰林院又曰有科道乎皆對曰有

上又曰好少頃曰別無說話回去辦事蓋是日尋為翰林問也自是每

召必於朝退立呼內閣未嘗呼名二十一日後

又

上袖出會議本問曰此事如何臣健等對曰議得是臣

東陽奏曰未知

聖意如何

上曰先生輩如何說臣健等對曰正是古禮

上曰仍稱

太皇太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等稱爲當

上曰如何批荅臣遷對曰須說得奏由臣東陽曰要見

是重事

上曰然

宗廟事重要見今後世世子孫崇奉不鈌之意此本隨
文書下來臣東陽曰臣等領去臣健亦云
上即以本授臣健復目送而出二十二日復
召
上袖出奉先殿圖指示曰此與太廟寢殿規制一般常時
、祭薦皆在此又指其廊間有門通西一區曰此奉慈
殿也舊為神庫今廊廡及井皆未動又指其東一區
別為門面南五間東西廊各五間曰此神廚也然於
此建廟可乎臣健等皆對曰此地最便臣東陽曰但
未知寬窄如何

上曰寬窄有數因指其傍小字曰東西十幾丈南北一十丈後有墻墻之後爲米倉蓋較之奉慈殿深不及八尺皆請曰墻可展否

上曰須展之其西偏有井亭亦須去之耳又曰欲遷

孝穆太后併祭於此如何臣健等皆對曰甚當再問再對

上曰位序如何臣健對曰

太皇太后中一室

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

上曰須在左後來有如此者卻居右臣東陽曰

太皇太后居中乃可臣遷奏曰會議本未知今日可出
否臣東陽曰外廷瞻仰此本已數日
上曰正爲廟也未定今既定即出矣皆拜出如前二十
五日
御批云祀等重事禮當詳愼卿等稽考古典又
祖宗廟制既已明白都准議特建廟奉享仍稱
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崇奉永爲
定制於是中外翕然稱爲得禮蓋自丁巳之召不奉
接者已閱八年
龍顏溫霽

天語周詳覩昔有加而明習國事洞察義理惓惓以
宗廟綱常爲己任益非臣下所能涯涘矣後
陵事竟不行葢欽天監以爲歲殺在北方向不利內官
監亦謂事干
英廟陵寢難以輕動而
聖意終不但已乃於
陵殿神坐移
英廟居中
孝莊居左
孝肅居其右云

六月北虜小王子遣使求貢甚急大同守臣以聞已
許二千人入貢既而不來六月聞走回男子報虜有
異謀內閣具揭帖臣東陽親書以進乞會同司禮監
及兵部尚書照成化年例於
左順門詳審特臣遷在告二十二日
上朝退召臣健臣東陽至煖閣
上曰虜情譎詐令夫通事領走回人先生輩可審切
譯審通事且勿使近前臣健等對曰其人若能通漢
語則不須通事
上曰然各邊關粮草須與劉大夏說用心整理臣東陽

對曰昨日兵部奏請差官整理正為此 臣 健曰雖無
此事亦當整理況有此聲息尤當隄備
上曰然整理得亦是好事 臣 東陽對曰今邊關兵粮實
是空虛不可不急為之備
上又曰着劉大夏用心整理 臣 健奏曰京營官軍亦須
整點聽征
上曰然 臣 東陽對曰京軍未可輕動亦不可不整理齊
備 臣 健奏曰京營總兵須要得人
上曰往年如遂安伯陳韶成山伯王鏞章已退二三人
矣今如張懋等亦可 臣 東陽對曰退者甚當今總兵

官管事固可領兵則未知如何臣健曰須用曾經戰陣者

上曰未必要經戰陣但要有謀畧耳臣東陽對曰

聖諭甚當有謀畧與經戰陣者須兼用乃可耳但京營官軍有名無實初設團營時有十二萬今消耗過半前年選聽征一萬及再選一萬便不能及數矣古人云足食足兵今食不足兵亦不足臣等每思及此寢食不安

上曰軍士須管軍官撫卹不可剥削臣東陽對曰誠如

聖諭但近年官軍做工太多既累身力又陪錢使用材

衛輪班皆過期不至正為此耳

上曰宣德以前軍士皆不做工內官監自有匠人云云

此句聽不能悉臣東陽叩頭對曰

皇上明見

朝廷養軍本以拱衛京畿不為工役今後工程望乞減

省不令軍士受累養其銳氣庶緩急有濟

上曰然又曰京營軍士都着劉大夏用心整理先生輩

亦傳得旨可以朕意語之臣健等對曰諾臣東陽仰

奏曰兵部不敢不盡心若有議擬乞

皇上斷而行之

上曰然又曰壩上強賊十分猖獗可令劉大夏設法擒
捕比山又有稱集山王者據險為惡羣聚近地不可
不除此患先生輩亦嘗聞之乎臣東陽對曰亦嘗聞
之昨日兵部奏差京營指揮二人領官軍五百正為
壩上強賊而一應併諸賊在其中矣
上曰須揀好軍好馬去方可了事皆應曰諾
上又曰先生輩是腹心大臣有事須說如昨日所進揭
帖不說時朕不得知臣健等皆應曰諸臣東陽又仰
奏曰臣等有所聞見固不敢不盡心陳說惟望
皇上斷而行之耳

上又曰然既而曰先生華回去辦事其旨中頭出於
左順門會審走回男子一人云在虜中聞有議者欲搶
黄衮黄衮者謂京城也又三人云係顏衛頭目阿兒
乞蠻領三百人往北虜通和亦王子與一小女寄養
似有引誘入寇之跡各具揭帖以聞二十四日臣健
臣東陽臣遷議進禦虜事宜又以兵部奏差廷臣整
理邊關粮草缺之擬差侍郎顧佐往大同宣府郎中
等官分往各關預為計處二十五日復
召至煖閣
上袖出所擬

指顧佐名曰是營銓幹事力量頗弱恐不能了北臣健
等對曰戶部尚書秦紘行取尚未至左侍郎王儼可
用但見署印故臣等擬差右侍郎侃
皇上裁擇
上曰王儼固好但掌印須留管家當顧佐亦不必動允
有事二人商議乃得停當各衙門官先生輩知之可
推有才力者不必拘定戶部又曰各關可止用一人
恐官多民擾皆對曰各關相隔甚遠非一人可了巡
關御史亦是二人若郎中二人亦可耳
上曰然臣健等退擬管倉侍郎陳清刑部右侍郎李士

實以進二十七日

內批大同宣府差左副都御史閻仲宇各關差邊戒

參議熊偉七月初四日復

召至煖閣

上袖出大同鎮巡官本言虜賊勢重近又掘墩殺軍從

綏遊奇兵累調未至乞為增兵補馬情詞甚急

上曰我邊墩臺賊乃敢空踏墩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傷

彼被殺者苦何可言朕當與做主京軍已選聽征二

萬須再選一萬整理齊備定委領軍名目即日啓行

臣健等對曰

皇上重念赤子一言誠
宗社之福京軍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
上憂申前諭臣健等對曰大同亦未曾請兵
上指其奏曰彼固云臣等拘於新例不敢上請天兵臣
東陽對曰用兵事須令兵部議處
上曰兵部既有新例亦不敢擅自開例請兵須自
朝廷行之耳臣遷仰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
輕亦須內顧家當
上猶未釋臣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與朶顏交通潮河川
古北口一帶為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臣

不知何處侵犯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
顧彼失此須少待其定[illegible][illegible]所向耳臣健因備言太
同險遠本[illegible]尚可支持[illegible]河川夫京師不過一日最
為切近誠宜先慮
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傳當待報乃行免致臨
期失措皆曰
聖慮甚當此[illegible]通選京軍三萬令兵部推委領軍官臨
期酌量地方事勢具奏定奪後三日
召兵部尚書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夏力言京軍不
可輕出

上曰
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對曰
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兵有馬又有好將官所
以得利今糧草缺乏軍馬疲弊將官鮮得其人平上
玩於法令不能殺賊亦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
無益大意與內閣議同
上納之師乃不出
十五日朝罷
上召內閣李東陽等隨至煖閣
上曰劉宇在大同盡用心近又處[illegible]河川難守欲行令

鑿品字磨及以新製鐵子砲送與備用亦是爲國可

量與恩典以勵人心皆奏曰未知

聖意是何恩典

上曰陞官亦難可以賞賜皆應曰諾臣遷曰與

勅奬勵亦可

上曰然鑿磨製砲是劉宇獨奏今難獨賞吳江陸闇亦

皆用心防禦辛苦可併賞之皆應曰諾

上又曰遼東張天祥事亦是大獄今欲令明白臣遷對

曰張天祥已死矣

上曰天祥雖死張斌尚坐死罪昨張洪又訴冤抑臣健

等皆對曰此事係御史與奏法司會勘張洪許本又
該都察院覆奏令巡按御史審勘矣
上袖出東廠緝事揭帖云已令人密訪其情如此當時
御史王獻臣止憑一指揮告訴殺情詞只一貫等亦
不曾親到彼處止憑參政甯舉等勘報事多不實今
欲將一干人犯提解來京令三法司錦衣衛於午門
前會問方見端的臣等對曰如此固好
上以揭帖付臣健曰先生輩將去整理臣健等退具揭
帖云都察院本既已批出東廠揭帖又不可批行須
待會勘至日再議十六日

上令太監陳寬等於
左順門傳
聖意令擬旨施行臣健等因極論此事衆所共知公論
難掩傳
旨改命於事體大不安寬等不肯上　且各有執辨健
等退再具揭帖云臣等非敢固違但命已出今別無
事由猝然改命恐非
朝廷大公至正之體况東不遠請仍待會勘至日施行
十七日朝退
上面召內閣兵部來至門上兵部選鎮撫司理刑官畢

臣健等入至煖閣

上盛氣曰張天祥事祕密未行先生輩昨所進揭帖極合親書密進如何令書辦官代寫臣健等皆叩頭曰東廠揭帖臣等已封定不曾令書辦官見之

上曰閣下揭帖內乃有提解來京等語此事尚未行且欲解京者正欲明白其事先生輩因以為不可行何也臣健等對曰臣等非敢阻解京但無故傳

旨輦體未便故欲少待會勘耳

上曰此事已兩番三次何得謂非阻止皆對曰此事已經法司勘問皆公卿士大夫言足取信

上曰先生輩且未可如此說法司官若不停當其身家尚未可保又可信乎臣東陽對曰士大夫未必盡可信但可信者多其負

朝廷者不過十中一二耳臣遷對曰事須從衆論一二人之言恐未可深信

上曰先生輩此言皆說不得此是密切令人到彼處體訪得來誰敢欺也皆對曰此事干證皆在彼處恐勞人動衆耳

上曰此乃大獄雖千人亦須來若事不明白邊將誰肯効死臣健等皆曰賞罰朝廷大典正須明白若有功

不賞有罪不罰誠恐失邊將心無以壓服天下臣等愚見無他正欲皇上明賞罰耳上曰賞罰事重朕不敢私但欲得其實情若果係撲殺貪功啓釁豈可縱之若果有功被誣須爲伸雪語久龍顏少霽曰須傳旨行之皆應而出于八日復召上從容問曰昨因張天祥事先生輩言文職皆不負朝廷亦不應如此說文官雖是讀書明理亦儘有不守法度者臣健等皆對曰臣等一時愚昧干冒天威臣東陽曰臣等非敢謂其皆不負國但負國者亦

少臣遷曰文官負國者臣等亦不敢庇護必欲從公處置

上笑曰亦非謂庇護但言其皆能守法則不可耳因謂此事當如何發初欲傳旨先生輩謂別無事由猝然改命猝者暴疾之意此亦未爲猝也如是者再皆應曰臣等見都察院本已批出無行只欲事體安穩耳

上曰緝訪之事

祖宗以來亦有舊規今令東廠具所緝事題本批行皆對曰不如傳

旨

上乃令擬旨以進是日
龍顔甚霽盖以昨日之諭大嚴故復示寛慰如此
七月　日召至煖閣
上問吳舜王蓋吏部都察院已查考察案卷今當有處
置臣健等請曰未知
聖意如何
上曰吳舜事情尤重可令為民王盖冠帶閒住臣健等
同奏曰似太重
上曰吳舜事重除冠帶閒住王盖無處置臣健對曰吳舜
令冠帶閒住王盖對品調外任足矣

上曰王蓋調任亦可吳舜不謹自該開住又查有許多
事情若究竟到底決難輕貸今須令為民王盖亦須
令開住耳臣東陽對曰吳舜事縱使查勘得實亦不
過不謹恐亦止該開住
上未許臣健曰王蓋似輕臣東陽曰王蓋乃秀才時事
耳
上曰王蓋巳考作不謹若止令調任難為考察衙門體
面臣健曰大臣是
朝廷心腹言官亦是
朝廷耳目

上曰固然但憲綱明開不許風聞言事大明律風憲官犯罪加二等皆
祖宗舊制近來言官糾劾大臣多有不實亦須畧加懲治以警將來臣東陽曰科道以言爲職古人云言雖不當亦不加罪
皇上一向優容諫官未嘗輕易罪譴天下人稱頌
聖德正在此
上曰在平時或令後言事自優容之此是考察事體難但已耳終不許乃退復兩擬王蓋以進竟從初命行之

八月二十五日

召至㷌閣

上曰

孝莊睿皇后神牌所已造完內臺擇在九月初四日

奉安

奉先殿此係內事於外無行

裕陵神牌

英宗原在左

孝莊在右今當奉請

英祖居中

孝莊居左
孝肅居右欲傳旨令欽天監擇日遣官行禮可撰祝文
臣東陽奏曰神符向似已安訖
上曰尚未的以
孝莊當在左近有一門似未便乃令以靠壁移後五尺
令始移矣又曰昨令禮部禁服色今可傳旨與鄭旺
趙鑑嚴加緝訪內府令鄭旺緝訪蓋近來風俗奢僭
不可不治耳臣健等復奏曰內府亦緝訪最是
上曰在外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僭爲內官不知道
理尤多僭妄皆對曰誠如

聖諭但臣等不知內府該禁花樣

上歷數其應用花樣甚詳且曰蟒蟒龍飛魚斗牛等皆不許用亦不許私織間有賜者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均為不可又曰玄黃紫皂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姜黃等色皆須禁之又曰玄色可禁黑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乃內府人不許用耳皆諾而退

二十六日復

召叩頭畢臣東陽奏曰劉健今日肚腹不調不曾進來

既叩榻

上曰昨先生輩題

神牌臣東陽對曰已題訖矣

上曰欽天監已擇九月初四日奉安可寫儀註來皆應曰諾

上又曰昨所言服色事須寫勑與鄭旺趙鐩緣旺等原勑不曾該載此事故須特降一勑耳皆應曰諾

上曰昨旨內有玄色黑綠黑綠綠與青皆人間常用之服不必禁之臣遷對曰乃玄色樣黑綠耳

上又曰黑綠常服禁之亦難立不須說及也皆諾而退

九月初一日復

召

上曰初四日奉安
神牌須用儀註并
九廟祝文可寫來臣健等皆諾而退蓋自論張天祥事
後至此一再見
天顔始開霽始合始故云
十八日復
召臣健奏曰謝遷有疾註門籍
上曰吳一貫緣事被提可差一人代之皆應曰諾臣東
陽奏曰須再令兵部會推否
上曰邊關事急若下該部未免展轉數日只先生擬推

二人或徑寫一人亦可因諭曰謝先生瘡疾可傳朕
旨令善加調理今便令良醫往看也臣健對曰亦不
甚重臣東陽曰止是昨日未入一二日亦當出也
上問曰是何瘡疾臣健對曰止是癠瘡因抓破作痛行
步未便耳
上曰癠瘡不害事亦須從容調理數日出來辦事方委
托先生輩也皆叩頭謝是日朝退臣健等具以
聖意諭臣遷不移晷而遣醫至矣
二十一日使

上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授臣健曰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似太重恐邊將輕易啓妄殺之漸皆未敢應少頃臣健對曰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效死何以取勝
上曰雖然亦不可徑許若命大將出師勑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與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重處治如此方可臣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却恐號令從此不行臣健亦力贊其說
上復申前諭臣健奏曰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

小敵或偏裨出戰皆不許似止依所奏足矣

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總兵官既奏了一場若止答一是字亦不爲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着意亦須於旨意說出乃爲重耳臣　遷曰令遵

聖諭批答仍用一是字爲宜且軍法亦不專爲殺譯立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

上曰然可去整理停當皆諾而退

三十日

召

上諭曰先生輩可做一旨意如今各邊殺賊功次行巡

按御史查勘多有經年累歲不肯奏報或至病故不
沾恩命無以激勸人心可酌量地方遠近定與限期
若有遲違令兵部參究臣健等皆奏曰誠有此弊
上曰此恐是都察院行臣東陽對曰兵部咨都察院轉
行御史
上曰然少頃又曰昨日令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
善閉邪謂字將做陳說不是止云數陳其說乃可可
曾應日謂臣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
不是
上嘆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會演要明白透徹直言

[illegible]講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奉出若不說盡也

臣遷又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

臣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

上曰然臣遷曰

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臣東陽曰今年

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

聖意皆叩頭謝

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似有顧忌

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詰偶及此意以為不若啓

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

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有所覬望故
特示詳悉如此蓋
經筵進講章自數歲以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
未嘗少忤及聞此
諭益知
上意所嚮云
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臣東陽病起已踰月
上召至煖閣袖出數本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按御史
尋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緊鎮巡官臣健對曰昨所
擬已是切責

上曰然凡一應事務當興當革者皆責在鎮巡今都不見奏報更須加緊皆應曰諾

上又指二本曰此南京科道劾兩京堂上官作何處置臣健等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敢輕擬

上曰彼首言崔志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有道士掌印者但不多耳臣健對曰固然

上又曰彼言周季麟喪師出律出律者非止一人臣健等對曰季麟亦是好官

上曰然洪鍾在薊州時以潮河川開山致損人命故人論之不已健亦對曰洪鍾亦好采東陽曰好處儘多

上曰彼言張撫卑諂大臣惡又剛正有氣節若果有卑諂

之行當退但亦無指實難遽退耳臣健曰

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是

上曰若大臣有贖貨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

不好者須皆留辦事耳臣健等奏曰臣等每見留着

辦事之文竊有未安大臣宜甄別賢否若槩云留着

辦事即係該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

上笑問曰然則先生輩意欲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

舊辦事可耳

上曰然又指一本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旨查洪

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別為處
置務使通行臣健等皆對曰此須自朝廷行起如賞
賜折俸之類在下如鹽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
且民間私鑄低錢聽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得行誠
非道理臣遷對曰昨令查議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
則官錢決不能行前年鑄弘治錢曾禁私錢不二三
日即濫使如故
上曰何故如此皆對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
上曰令須嚴禁臣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
工料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盡心若止如此雖鑄

何孟臣遷曰昨今查已未鑄造數目亦是此意
上曰然臣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之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臣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
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臣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臣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臣健等又言

王府奏討亦壞塩法每府禄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
税課
朝廷每念親親輙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
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臣健因奏曰臣
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百斤
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
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入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塩法須整理臣遷等
替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

旨云

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

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戸部便通

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

外稱慶知

上意勵精思治如此是日

天顔甚霽問答詳悉藹然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

見也

十六日

召至煖閣
上問曰昨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偁私寄書二冊題曰均徭則例又擅革接遞夫役若干名陸偁爲御史柰何寄人私書於理不當且夫役係是舊制何得擅減臣東陽對曰觀奏詞恐所寄即是則例
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臣健對曰均徭事亦須御史所管
上曰何爲不奏臣健奏曰然則罪之乎
上曰令日陸偁已見姑令囬話縱不深罪亦須薄示懲戒皆應曰諾

上又出一本曰此戶部覆奏處置流民本內推刑部侍郎何鑑查已服滿此須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臣健對曰凡係本部承行事亦有徑推者

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臣健臣東陽皆對曰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

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部臣健曰然則通令吏部會議

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只用是字答之不須再會吏部惟所推官員須會吏部耳皆諾而出蓋

上既明習國事論議層出或累數十句臣下欲盡一二

語至無間可入或不竟其辭面退退而尋繹所受亦

不能悉記也議事之

召訖於是日不越月而大漸之命至矣嗚呼痛哉

弘治十八年五月間

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義出左掖門宣內

閣臣東陽先至頃之趣者六七次臣健臣遷繼至乃

同入趣者道捐屬入

乾清宮右門由右階升殿入東小戶轉西南又入戶北行

數步望重幔上仙橋又數步見

御榻
上着黃色便服坐榻中南面臣健等叩頭
上令近前者再既近榻又曰上來於是直叩榻下
上曰朕承
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乃得此疾殆不
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
上玉色發赤火聲盛氣臣遷等皆對曰
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爲此言
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掌御
藥事太監張愉取金盂進水以青布拭舌勸

上進藥不答諭曰再進此一服即無事矣
上又曰朕爲
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我知
道因執臣健手若將求訣者
上又曰朕蒙
皇考厚恩選張氏爲皇后成化二十三年　月　日
成婚至弘治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生東宮今十五歲
矣尚未選婚
社稷事重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太監陳
寬李榮蕭敬等以次畢至皆羅跪榻外

上曰授遺旨扶安李璋捧筆硯戴義就榻前書之

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勤請他出來

讀些書輔導他做箇好人臣健等皆叩頭仰奏曰臣

等敢不盡力

上復加慰諭而退是日雖在倉卒

天語詳備累數百言不能悉記而其重且大者如此臣

健等出至後左門謁旨傳禮部行之戴義送出東角

門而入越一夕而

龍馭上賓矣追念

先皇帝簡任眷遇之恩顧託委付之意誠古帝王所不

及俯仰之間已如隔世叩地籲天無所逮及可勝痛哉

弘治十八年八月　日講畢出至文華門

上遣司禮監官

召臣健等俟至煖閣問曰昨差承運庫太監王瓚崔杲往南京浙江織造瓚等長蘆鹽一萬二千引户部止與六千引半與價銀今可全與臣健等同奏曰與鹽六千又與半價已自足用

上曰既與半價何不全與鹽引臣健等對曰户部亦是撙節用度耳

上曰該部旣要節用何不留此半價却將鹽引與之聽
其變賣豈不兩便臣健等對曰價銀有限不若鹽引
之賣爲多
上曰何故臣東陽對曰鹽引有夾帶且如有引一紙便
夾帶數十引以此私鹽壅滯官鹽不行
先帝臨終鋭意整理鹽法正是今日急務不可不爲遠
慮
上曰若有夾帶事發
朝廷自有正法處治他臣東陽對曰此輩若得明旨便
於船上張揭黃旗書寫

欽賜皇塩字樣勢談烜赫州縣驛遞官吏稍稍答應不到便行細打只得隱忍承受塩商竈戶錐喫虧到底誰敢聲說所以不若禁之於始臣健等亦共言之

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只是幾箇內官壞了譬如十箇人也只有三四箇好人便有六七箇壞事底人先生輩亦自知道如是者再言之蓋是時已有先入之說矣

上復請此事務要全行臣健等奏曰容臣等再去計較因叩頭出殿中司禮監官追逹

聖意亦答云已奏過再去計較監官遝回奏云先生輩已承行矣臣健等至閣復具揭帖力爭請止從前明

日內批出止與鹽六千引如戶部議云

正德六年四月十三日講畢後

召至煖閣叩頭畢

上手取會試録一本付司禮監太監張永授臣東陽等

內有白紙票粘於紙上者三皆指摘所刻文字錯誤

處

上曰令欲別有施行但念衙門體面恐不好看但與先

生輩知之耳臣東陽捧録叩頭出至煖閣門外留寘

案上少頃永令內臣送至閣是年大學士劉忠累疏

辭疾未允強起主考試事出院後即乞省墓已得請

是日

陸辭聞此事而去比抵家復具疏乞休致蓋已有先入之說矣

正德六年八月十　日流賊劉士齊彥名等肆亂北畿方擁衆北向京師戒嚴

上命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急

上召臣東陽臣廷和臣儲至左順門內

上南向問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適令兵部追還陸完等令東可否東陽等對曰甚當且行未遠

一二日內可至臣東陽復奏曰聞賊船在水套自陷危地似來送死官軍併力擒之不難但恐人心不能齊一向來累失事機正坐此故今官軍在比賊若南奔逸不可制

上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臣東陽對曰今須亟勅東南諸將令嚴謹隄備以防奔潰若有意外查照地方連坐鄰境不許互相推調務在萬全

上曰然先生輩宜用心辦事臣東陽奏曰臣等敢不盡心但今盜賊充斥臣等不能運謀設策致厪

聖慮俱合有罪

上曰只用心便是臣東陽復奏曰此賊亦是烏合之徒但願
朝廷賞罰嚴明諸將效力必可成功
上慰諭令送臣東陽因復奏曰年衰多病累歲乞休未
蒙矜允即今勉強供職實不堪勝少待事情寧怗當
再陳乞歸臣廷和臣承遠奏曰今已愈矣
上復加慰諭因叩頭出是日有羊酒之
賜云